

韩德民 主编

THE INNER WORLD OF CHINESE

中 国 人 的 精 神 世 界

逍遥的境界

王兆胜◎著

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5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逍遥的境界/王兆胜著.

-北京: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,2001

(中国人的精神世界/韩德民主编)

ISBN 7-5619-0944-6

I. 逍…

II. 王…

III. 道家-哲学思想-研究

IV. B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22930号

责任校对:周 励

责任印制:乔学军

出版发行: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

网 址:<http://www.blcup.com>

<http://www.blcu.edu.cn/cbs/index.htm>

印 刷:北京北林印刷厂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版 次: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5.125

字 数:89千字 印数:0001-3000册

书 号:ISBN 7-5619-0944-6/G·01031

定 价:9.00元

发行部电话:010-82303651 82303591

传真:010-82303081

E-mail: fxb@blcu.edu.cn

目 录

引 言	(1)
-----------	-----

难得糊涂

——愚笨拙朴中的聪明智慧	(8)
一 愚公移山	(10)
二 退一步海阔天空	(16)
三 半半哲学	(27)
四 与物等量齐观	(35)

审美人生

——诗性的超越与栖居	(45)
一 去发现美	(46)
二 苦中作乐	(55)
三 文学与艺术的魅力	(66)
四 诗化人生	(75)

游戏姿态

- 旁观者的生活态度 (83)
- 一 人生一场戏 (84)
- 二 摆脱世俗羁绊 (91)
- 三 幽默的境界 (99)
- 四 虚构与闲适的欢愉 (105)

营造幻象

- 在追忆与想望中超升 (116)
- 一 夕拾朝花 (117)
- 二 酒的意味 (124)
- 三 梦的寄托 (134)
- 四 向往仙地 (143)

引言

还是在童年的时候,我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就是在山村的水湾旁“打水漂”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,想来许多生长在农村的孩子都有体验。捡来一些薄薄的石片,用一种手法一个个扔出去,石片就会在水面上飞快地奔跑,水花溅开,石片有如长了翅膀,有时竟能飞过水湾跳跃到对面去。

令我的童年充满激动和好奇的还有一种小虫子,叫“浮虫”,小时候我们都叫它“担子钩”。这种虫子大不过秋天的蚊子,极其瘦弱,腿也极长。然而,它却很有本领,能在水面上以极快的速度滑行,其静如处子,动若脱弦之箭,快如流星。在它脚下的仿佛不是水面,而是镜子。浮虫好似一个滑冰健将,在光滑的水面上纵横驰骋,令人陶醉。可以设想一下,在封闭的山村,

在稚弱的童年，一切都是那么缺乏，而这浮虫却给我带来了无边的欢乐与幻想。因为自己光着屁股游泳时沉如石头，口常灌水、总呛鼻子，所以我对这种小虫子特别佩服。我也常常蹲在水边看这比人聪慧和灵气的浮虫滑翔，总是浮想联翩，忘了时间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离开了落后的农村，来到都市生活。都市以其热闹和绚烂将我包围；然而，我再也看不到干净的水、晴朗的天和轻灵的浮虫了。我的心开始沉重起来，有时甚至觉得放弃乡村，选择都市是一种错误。当年为了离开落后的山村考上大学不知吃了多少苦，受过多少罪！此时的我不得不“移情别恋”，努力从都市中和书本上寻找轻盈而灵性的东西。比如在天空中翔动的风筝、飘浮的柳絮，比如从树上飘落的金黄秋叶，比如自己脚下日行九万里而在茫茫天宇中如小球般浮游的地球。生活与生命日益沉重，而我自己却靠一些轻灵之物得以解脱，从而使自己的身心超越现实生活中那些无尽的苦难与忧伤。

在接触老庄道家一脉时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。道家文化以大自然为本位，以生命和自然之“道”为依归，从世俗人生中淡出，充分体悟天地之心。尤其是庄子丰富的想象、天才的文思和浪漫的才情，更令我心服。那抟扶摇而直上者九万里、展翅而飞的大鹏；那结绳葫芦而在江海中畅游的隐者；那将自己变成蝴蝶、不知物我的庄周；那饮甘露、吸晨风、不食五谷的真人，都如清水般洗涤和陶冶着我的心扉，使我身轻如燕，神

清气爽。我似乎获得了某种新生。此时,我感到,自己慢慢发生了一种变化:小小的心灵如大海一般可以虚空不满,可以容纳百川;沉沉的内心轻灵自适,可以飞升超越世俗的云烟,不为物我所累所役。

90年代初,当我全面阅读中国现代作家、学者林语堂的作品时,我深深地被感动了。后来,我探讨其中的原因,恐怕仍然是林语堂那道家的情怀:对生命的悲剧性感悟,对世俗喧嚣的超脱,对人生的热爱与眷恋。我有时想,林语堂与老庄、陶渊明、苏东坡等人不同,他的真正魅力可能不在理性,不在深刻,不在简明,不在冲淡,而在一种弥漫。这种弥漫带着感伤、怀着希望、含着温情、蕴着柔美,它令你想到春天空中款款飞舞的柳絮,一片洁白,轻灵而散漫,有心而无心,感伤而快乐,在阳光的普照下,它们熠熠生辉。当我诵读林语堂关于四季、关于人生、关于生命的散文时,这种感受尤为深切。

后来,我突然顿悟了,原来我心中有一种对空灵对逍遥精神的崇尚,一种对超越世俗世界的渴望。可能我童年时的爱好,青年时对高考、对文学、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孜孜以求都与此相关吧?所以当韩德民博士邀我写《逍遥的境界》这本书时,尽管自己当时很忙,但还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。在我看来,能对中国文化中的逍遥精神作一感悟、梳理和把握,不仅对那些身心疲惫的人,就是对我本人这样的逍遥之士也是一件快心之事。



我深知,要对“逍遥的境界”作一探讨并非易事,因为它看不见、摸不着、嗅不到,也就是说它无形、无色、无状、无味。“逍遥”更多的往往是一种感觉、心态、意绪、趣味、精神和灵魂,它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。比如,有时悲喜自心底油然而生,这就不用理性能够分析的;又如佛学所言“一灯能除千年暗”,这里的体悟全在慧心二字。

不过,尽管逍遥的境界具有感性化、心灵化和精神化的特点,但在中国历史上它却是真实地存在着,并且代有其人,不绝如缕。上自老子、庄子、列子;中至阮籍、嵇康、谢灵运、陶渊明、王羲之、王维、张旭、李白、苏轼、米芾;下至徐霞客、徐渭、袁宏道、袁枚、金圣叹、沈复、郑燮、周作人、林语堂……。在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我行我素、逍遥自适的情怀与境界。只是在表现“逍遥”时,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罢了。比如,像嵇康、张旭、徐渭比较外在化,他们愤世嫉俗、如痴如醉;像陶渊明、苏轼、林语堂比较内在化,他们从容不迫,如闲云野鹤;而老子和庄子则具有智慧化的特点,他们大彻大悟,大智大慧,如同真人、神人。

依照我的理解,“逍遥”最大的特点是“自由”,是身与心的自由。如果一个人能不为物、我所役,自自然然地生活,充分感受天地之心、之道,那他将是逍遥的,没有滞碍的。当然,“逍遥”也不是绝对的自由,可以无所依恃,无所假借,即使像庄子所说的“真人”也是如此。在庄子看来,他的老师老子是个真人,但他的西

去不是也要骑着青牛吗？而在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，不食五谷，但也同样要吸风饮露、乘云气、御飞龙，这样他才能游乎四海之外。

所以，在探讨“逍遥的境界”时，我试图做到下面几点：一是感悟的方式。应该说，理解人精神世界的最有效途径不是科学而是直觉与感悟，是心与心的会通与感应。“感悟”不会因远隔千山、相去万水，也不会因心隔肚皮而中断，它就如同水的渗透、云的飘逸和风的吹拂一样无所不至。就如同老子对天地之源的体悟，“天地之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，这如何了知？显然，这不是靠理性而是靠感性和悟性方式达到的。二是假借万物。要进入逍遥的境界，我们不得不借助于“物”，充分体会“物性”。比如至柔而甘于下辱的水，宁静守一而长寿的龟，优哉游哉以水为家的鱼，乐于飞翔不受羁绊的雄鹰等等。有时，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看来，人的聪明进化是一种进步，但从自然之道的角度观之，大自然的本性在人身上所留不多，而更多地保存在“物”上。于是向“物”学习，反观物性，就是人类寻找本源、避免异化、实现超脱的重要途径。三是从“我”的角度体悟，“我心即佛”。一切的感悟都必须发源于自己，从“己心”开始。有时，我想，丰实空灵的心灵应是一个神秘的所在：它是放大镜可以远观，直达宇宙之外的宇宙；它是显微镜可以透视，看到极其细微的质子；它是调适器可以变换，适应一切温度、湿度；它是大地可以担承，载起所有的苦难与屈辱；它是海绵可以饱

吸,自然的生命尽收心里;它是大海可以容纳,不择细涓、不满不空,有容乃大;它是秋兽之毛尖可以辨识,一点微风也能感知;它是薄冰可以感悟,一缕阳光也会令其感动和消融。

当然,人的逍遥还不能只是在天空中驰骋、在梦境和仙地中陶醉,它还必须回到大地,回到尘埃之中。那就是尘埃落定、和光同尘。我们知道,飞翔的雄鹰总还要落脚大地,畅游的鱼儿总不能不附着于水草和泥沙,飞升的风筝总离不开放飞人手中的丝线。人也是如此,一个逍遥的人是离不开普通的百姓,离不开那些受苦受难的人。当郑板桥说“天下第一等人是农夫”,当林语堂说“天底下最伟大者是农民”,当托尔斯泰以锄代笔在大地这张“纸上”耕耘,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农民、对那些穷苦人的悲悯情怀。换言之,对如尘土一样卑微的农民,如果一个人没有体味,没有怜悯之心,没有仁慈之爱,那么,他是很难逍遥的,即使能够,我想也是一种肤浅无根的矫揉造作。我又想,真正的逍遥者不是那些盲目的乐观者与开心人,而是那些从生活、人生、自然和生命中真正体悟到了“悲剧性”的人。是的,在茫茫天宇中,人是那样微小而不足道,它的生命在永恒的宇宙中又能够算得了什么?与天地自然相比,寿命不过百岁的人与朝生暮死、春生秋亡的菌虫又有何异?正是对这种短暂生命的感知,那些有着大智大慧的人才能超脱于世,以自由的心态去体悟人生、自然的生命,如老子、庄子、陶渊明、李白、徐霞客等人所

做的那样。

朋友诸君,从根本的意义上说,我们都是同类,都是有缘在脚下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,我愿与你们同行,我愿与你们携手同飞,进入美好的自由的精神国度。

引言



难得糊涂

——愚笨拙朴中的聪明智慧

我们知道,作为个体的人,他不可能单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就如同网中的蜘蛛,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张硕大无朋的“网”中,生活在复杂的关系里。从小处说,人要面对家庭;从大处说,人离不开社会关系;从更大处说,人不可能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,离开我们生活的宇宙。就好像孙悟空再有本领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,人总是先验地被这个世界上的人人事事包裹着,束缚着。

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:自出生以来,他从未间断对这个世界和宇宙的探索。人类的历史,实际上就是人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重重困难,不断寻找最佳

生活方式的历史。面对人类的文明、进步与发展,哲人们发出这样的感叹:人是多么神圣与伟大啊!他是天地玉成的精华,是大自然的精灵和主宰。

对比原始初民,今天的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:火药的发明、电的发现、印刷术与电脑的创造,都给人类带来了光明,并为之插上了翅膀。人类似乎变得越来越聪明了,并且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假相:人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。人可以与人斗,可以与地斗,也可以与天斗。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。

但是,在这个世界上,有的事人能够做到,但有的事人却难以做到。这就是中国那句古话: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如果人过于依恃自己的聪明,则极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,这种聪明就会成为一种糊涂。相反,有时,糊涂一点,反而是一种聪明与智慧,甚而至于是一种大聪明和大智慧。这就是中国那句千古名训:大智若愚。

清代画家郑板桥曾说:“聪明难,糊涂难,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:一个人要做到聪明非常困难,一个人要做到糊涂也非常困难,而一个人由聪明升华到糊涂更是困难。可见,对比聪明,糊涂是更高层次的聪明。因为,这种糊涂不是真糊涂而是不露痕迹的聪明。在复杂的世界中,一个人如果能用糊涂的方式去生存,那他就能够避免很多缠绕,达到一种逍遥的境界。

一 愚公移山

中国先民是聪明颖慧的,他们为世界创造出无数奇迹,四大发明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者。但另一方面,中国文化又有“愚拙”的历史传统。这最主要也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中。比如“愚公移山”、“精卫填海”、“笨鸟先飞”和“龟兔赛跑”中即深含着“愚笨”和“聪明”之辩证关系。“愚笨”有时往往内含着深刻的智慧。

《愚公移山》的故事就是如此,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愚公一家的作为确实太愚蠢了,是死脑筋。我们现代人会不假思索提出一个对策:愚公为什么不搬到门前无山的地方生活呢?一般说来,这一做法比愚公移山不知要聪明多少倍。但现代人可能忘记了“愚公移山”是个寓言,在其糊涂的表面下包含着大的智慧。这就是充分肯定“一心一意”、“旁无及鹜”的执着精神。现代人的失败往往不是不聪明,而是太聪明;不是没有主意,而是主意太多,甚至一天一个主意,一天几个主意;不是缺乏“动”,而是“动”多“静”少。正因为被五光十色的世界所包裹,自己的内心又缺乏“定力”,结果身陷各种各样的纠缠之中不能解脱,而至于一事无成。要逍遥地超脱那更是不可能的了。

愚公的做法是辛苦的,但这是累其身,而不累其心。愚公不为别人的意见所干扰,而与家人一心一意

从事自己的伟大事业,心灵与精神处于自由状态,这种生存方式是大聪明大智慧,是一种逍遥的内在表现方式。

其实,这种愚公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一种大智大慧,如果人们能得其精髓,取其妙有,活而用之,肯定会使自己的人生充实、自由、逍遥、自适。那真是有如拨乌云而见朝日,远萤光而就日月。

在今天,人们最苦恼的事情之一可能就是事业的选择与成败。激烈的竞争、金钱的崇拜、生活的变幻、信息的更新、欲望的膨胀等等,都让现代人无所适从。一些聪明人争先恐后,千方百计,无所不用其极。结果贪多嚼不烂,事业不成,心如沸水,苦恼无限,人生愁多。而有些人则相反,他们心无旁骛,专心致志,一心一意,干一行爱一行。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,最后事业都有所成。即使是那些愚笨之人,矢志不移,十年磨一剑,最后也尝到了“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滋味。更重要的是,因为专注一事,就少了社会环境、关系的无谓干扰,更多了一份内心的宁静、充实与自由。

唐代书法家怀素就是一位“愚公移山”式的人物,他与那些投机取巧、玩弄聪明的书法家不同,靠勤学苦练的笨工夫练习书法。当他发现芭蕉叶子可以学书时,就在寺院周围种上万株芭蕉,甚至还在盘子、方板上写字,直至板被写穿为止;被他写废的笔堆埋在山下,名为“笔冢”。怀素靠这种日日练习、写尽万棵芭

蕉树叶的精神成就了独步天下的书法艺术。时人称其书势：“若惊蛇走虺，骤雨狂风。”

人处在社会中，就如身缠乱麻，纠缠不清。是朋是友，是仇是敌，往往更是令人费尽心机。有的人朋友遍及天下，结果到了关键时刻，无一可用；有的人视敌为友，结果引狼入室；还有人平时无甚知心，到生死关头，一个素昧平生者却能舍身相救。其实，如果理解了愚公精神，交友一如搬山：淡乎应酬，真诚至上。古人云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是友不需虚文，一见可以如故，相云迢迢，一生不见，亦如人之心手，血肉关联，气脉相通。是敌即是日日厮守，顿顿酒肉，到时候，仍然是落井下石，卖友求荣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以“真诚”二字为先，不落虚套，不饰浮言阿语，处处显出本真，到那时，敌友如水落石出，昭然若揭；又如春夏秋冬，冷暖自知。

恋爱、婚姻亦何尝不是如此？“真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，这是男欢女爱、家庭幸福的根本法则。有的书宣扬说，男女双方就如交战一般，要用计用策，使奸使术，我想，这是太看重“技艺”了。其实，“术”可谋一时，不可维之长久，而只有“道”——真诚，方可使爱与家庭固若金汤，幸福之河不干，生命之水长流不息。

著名作家林语堂曾翻译过一本马尔腾先生的《成功之路》，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到，在为老板工作的职员中，真正的聪明者不是那些偷懒耍滑、节省气力者，而是那些全力以赴、拚命工作者。也就是说，是那些“糊涂人”。因为，为老板努力工作不仅可以获得老板的

好感,薪水可以得到增加,更重要的是,那是建造你品性和人格的学校,在这个过程中,可以训练才干,扩张精神,发达智力。严格地说,那不是为老板工作而是为你自己。何况,力气是会再生的,力气不会因为你的付出而有所减损,它还会像树木一样生长起来。作者进一步说:“世界上最卑小的人,就是那只为了薪水而工作的人。”^①所以,站在“愚公精神”上来看,当你为老板全力以赴工作时,这看似愚蠢、糊涂,其实是聪明与智慧的表现。林语堂曾自作一首诗说:“愚者有智慧,缓者有雅致,钝者有机巧,隐者有益处。”这里充分表达了他“大智若愚”的思想观念。

中国还有这样的话:“只管低头拉车,不顾抬头看路”,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”一般来说,对如此做事者,现在的人们恐怕多会发出嗤笑声,表示不可理解。因为在商品大潮中,疯子和傻子才会是这样。在我看来,这两句话却颇有深意,它内含着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。这种精神能够摒弃路上的风光美景、鸟语花香,能够排除窗外的喧嚣与浮华,而专心一意于自己的“事业”。作为拉车者,他的本分就是“拉”,只有在全力以赴的“拉”中才能做得更好。对于读书者来说更是如此。放弃耳朵的功能,切断与窗外声音沟通的通道,让自己完全沉醉在“书”中,方有可能领会其

^① 马尔腾:《在新金之外》,《成功之路》,第42页,林语堂译,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5年版。